

# 香江名士談半世風雨 20載回歸之變

今朝天已明



## 哲夫：回歸20年，香港不只是「換了一面旗」

1930年出生的鄭介初(哲夫)，曾任港九五金鋼材進出口商會會長，父親是上世紀上海廣大華行(今華潤集團前身)的經理，1977年，鄭介初帶一家四口來港，正是回歸之前20年的事。親自參與九七回歸大典的鄭老，在家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，說從回歸到今天，又是整整20年，「20年作為一個分界，就能劃出香港近代風貌」，已近九旬，這位耄耋長者口中舊時光景，依舊如昨。

「你能相信嗎，過去我們回寧波老家，路上至少要走三天，先是火車，之後是飛機，然後還要再坐火車，現在，飛機只要一個半小時，我可以搭飛機回寧波聽一場戲，再搭當天的飛機回來。」坐在自家梳化上，眼前鄭老不禁嗟嘆：「回首這20年，香港變化真大！」

### 返鄉，港英管治下的難言之痛

老一代人說往昔，往往從一件小事上便能講出風雲變。回家，本是人間倫常事，但在英治時期的香港，卻成了香港每個「歸鄉人」都要經歷的磨難。除因交通落後造成的舟車之疲，通行證的辦理，是更嚴酷的「精神挑戰」。

彼時有句話說：「過關，從辦證開始」，一語道破通行證辦理之難。鄭老回憶華僑回鄉，先要面臨的是一系列無理盤問，「當時南洋商業銀行老闆莊世平是僑領，又是香港工商界的老資格，死的時候是蓋了國旗的，他陪着僑胞去辦證回來就發火啦。」原來審查問題除了返鄉目的，還有「你有幾個老婆？你的資產來源是什麼？」，「他才不管是不是你的隱私呢！」

拿到證件，一出香港就到了羅湖橋，羅湖橋上有道線，「線那邊是一面五星紅旗，這邊是一面英國旗。」鄭老形容：對於當時還是「英屬土公民」的港人，過了線就是「出國」，而出了「國」才能回家。

鄭老回憶中，彼時的邊境，英國這邊沒有片瓦遮蓋，夏天的時候把人「曬得要死」，只有一個鐵絲網攔住的走廊。英國治下的香港，海關和邊防都要是英國人，「因為他們怕你們『自己人』作弊，邊檢英國人都會說中國普通話，那時的香港人幾乎聽不懂，加上害怕，別提多狼狽。」

去到內地亦陷窘境，第一次搭「寧波輪船」去上海，「因為是港英公民，沒有接待單位，只能叫的士，我們拿紅色的鈔票站在路邊晃一晃，司機知道是外匯券，車子才過來一路開到錦江飯店」，

「你說這麼多的障礙，當時香港人怎麼敢輕易回老家去呢？」

也許只有曾經歷「過去」的人，才能體會到「如今」的好。說回歸後兩地往來暢通，港人「國語」提高，經濟的交流讓港人對內地愈來愈熟悉，鄭老笑謂：「現在不要說回家探親，去內地任何地方旅行，幾小時就到，想想以前，那時我怎能想到今天回老家寧波，可以只為看一場戲呢！」

### 回歸，讓港人團結起來

九七回歸至今，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飄揚20年，這面旗在老一輩香港人心裡，永遠象徵一個殖民時代的結束。「殖民時期的香港，做人不是人」，鄭老的感歎，絕非激烈之表。

英治時期，「中國人」的身份是一份永遠掙脫不掉的「原罪」。回憶當年，想要移民的「外地人」每三個月就要到金鐘「移民局」辦理證件延期，鄭老情緒有些激動地描述：所有人排成隊，一圈一圈盤在一個沒有遮擋的操場上，一站就是數個小時。「到了夏天，老人家暈倒是常事，根本沒有人來理會。一次一個英國朋友和我走在金鐘天橋上，看到這個場面問我緣故，我說『這就是你們對付我們的辦法，折騰人』！」

20年的香江之變，在鄭老看來，不只是政治上換了一面旗，而是用這面旗團結起了大多數人，講述回歸前香港社會的黑暗，警察對待民眾態度很差，「他們只要保證『效忠英女王』就行了。法院也不是主持正義的地方，窮人根本打不起官司。」如今社會風氣改變，他認為其中動因亦來自香港百姓：回歸20年，脫離殖民的港人在自主中自覺，同時愈來愈團結，「你看我們這些從內地來的潮州人、寧波人，包括現在的福建人，都多團結，團結就有了對抗的力量。」

### 港人，「絕對不是不愛國」

回歸之後，中國人的自尊自信，因自主而逐漸回歸，鄭老感嘆在自己國家的主權下生活，「才真正做回中國人」。近年雖經歷社會風波，但他直指香港人「絕對不是不愛國」。「我們去看足球比賽，廣州隊對戰香港隊，大家都幫香港隊加油，喊『回去吃你的大米飯吧』，等到下一場輪到廣州隊球對戰外國球隊，我們觀眾席上有哪個不為廣州隊加油的！還有人對着外國球隊爆粗口。」鄭老感嘆，這就是香港人的一顆「中國心」。

「有的東西你沒法改變的，任你英語說



■哲夫先生珍藏的風光明信片。(圖片由受訪者提供)

得再好也變不成外國人，我們長着中國人的樣子，怎麼可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？又怎麼會不愛自己的國家？」

### 知史，然後方能知「榮辱」

雖然因為一些宣傳誤導，讓部分港人對國家產生片面誤解，歷史卻是永遠無法被扭曲的真相，是故歷史應被更多港人了解，「讓人們都知道香港是怎麼割出去的。」

鄭老呼籲中史在港的普及、推廣，認為香港和台灣問題，都應該回歸到歷史的原點去看：「清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馬關談判，李鴻章請求晚些時日交割台灣，伊藤博文只說了一句，『內已到了我嘴邊，怎麼可能教我不吞下去！』，其實當時的台灣人很難過，成立了個『台灣獨立民主國』，不到幾個月就被日本人鎮壓下去了。」

他呼籲學校加強對青年人歷史教育，「如果年輕人懂得中國近代史，就會明白趕走殖民者，能脫離外族統治自己當家，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。」

### 兩地相融，二十年是一個過程

經歷回歸後的20年，鄭老說讓自己感觸最深的是：「一國兩制」的方針政策是對的，「但也是艱難的一條路」。

「過去香港、內地真是兩個世界，誰也搞不懂誰。」鄭老回憶「文革」期間到內地參加廣交會，談生意前都要背上兩句「毛主席語錄」，讓一班僑商感受到強烈政治語境衝擊。雖然現時狀況早已不同，但是長期體會，鄭老指，兩地思維方式、



■鄭介初先生希望香港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行為模式依舊存在差異，「要香港人理解內地人，內地人接受香港人其實很難，要有個過程，而這二十年就是一個過程。」

從幾十年前的溝通齟齬，到現如今文化交流互動，二十年之間，兩地人思考行為方式的間隙，在逐漸彌合，在鄭老看來是不錯的成績，「要我說，能有今天，已經是很不容易了！」

### 建言新一屆政府關注民生

問鄭老對新一屆香港政府有何建議？他說希望政府可以「為人民服務」，指出「養老」和「青年教育」是政府應重視的兩課題。他認為，對年輕人的教育引導，應在現實中行進：「好像回歸後不少傳統藝術來港展覽，年輕人從中獲得對中國藝術的認知，繼而增強文化身份的認同，這就是用現實去教育。」

而老年人過去對香港有貢獻，照顧好老人是宣揚中國人傳統的道德，「我們的文化是講人情味的，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』，這對年輕人是一種鼓舞，讓他們看到貢獻國家之後的社會回饋。」

### 寄語香港，呼籲理性監督

歷經兩地世紀風雨的鄭老說，香港和內地，不只是隔着一個羅湖橋，還存在多維度的差異，而政府的功能，正是要在「一國兩制」的框架下克服這種差異。反之，政府行政，也要靠市民監督，「對的就要支持，錯的要理性提出意見，我不贊成暴力。我相信香港人是講道理的。」

採訪尾聲，請接近九旬的哲夫先生在海歸祖國20年之際送給香江一言寄語，老先生看着記者，正襟端坐，真摯之情溢於言表：「我們的國家能繁榮昌盛，香港百姓在祖國福蔭下可以安居樂業，這就是我心裡最大的希望！」



## 林湖奎：回歸了香港才能發展中國人的藝術



■林湖奎讚回歸後政府重視本港藝術發展。

■回歸後兩地青少年藝術交流活動增多。



生於1945年的本港畫家林湖奎，是當代中國「嶺南畫派」旗幟人物，也是少數名字能跨江越海的香港藝術家。六歲來港，在英治之下的香港生活了近半世紀，形容回歸之前的香港「文化活動遠遠沒有現在這麼旺盛」，中國傳統水墨更是長期徘徊於社會低處。

### 回歸後政府多「挺」水墨藝術

慨嘆舊日「做藝術家在香港好艱苦」，林湖奎描述回歸前香港本地藝術家多依賴私人授課謀生，皆因英治時期，政府對本地藝術幾乎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資源投放。「尤其是對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水墨藝術，是完全忽略的區塊，他們

從不鼓勵培育中國人自己的文化。」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，對香港本地水墨藝術發展造成的直接衝擊是：當時香港水墨整體發展速度落後於中國內地。

林湖奎指與香港水墨藝術家生存環境迥異，民國之後，內地傳統美術教育幾乎始終處於體制內，不僅有專業的美院，還有國家補助和支持，這些都為職業藝術家的產生和生存創造出了極為寬鬆的成長空間。「在香港要生活就不能脫離工作，那又怎可能產生純粹的職業畫家？」說到回歸20年給林湖奎藝術人生帶來最大的改變，是政府在文化藝術上投放的種種資助，這讓他感慨：「國家富強，真的讓香港的文化藝術提升很多。」

「以前殖民統治時期絕對沒有這些的，他們不重視我們中華文化藝術。」回歸以後，僅是畫家舉辦展覽租

賃場地，政府已可資助三分之二費用，部分藝術家甚至可免費用場。「以前我們租場地一周要多少錢？十幾萬、二十萬很正常，尤其一些年輕藝術家，根本負擔不起這麼昂貴的場地費用，現在不同，很多本地藝術家都可以辦展覽。」林湖奎透露，不僅場租，甚至是到北京等內地城市舉辦展覽，政府亦會出資幫助，展覽或個人畫冊的出版，藝術家現在也可向政府提出資助申請。

### 兩地藝術界「比武」拓視野

林老又指，除了政府資助加持，回歸後兩地藝術交流更加頻密，也讓藝術家在相互交流切磋中共同成長。「現在很多內地水墨畫家來港舉辦展覽，就說我們嶺南畫派，近年粵港兩地嶺南畫派多次組織聯展，有比較就有提升的動力。」

此外，林湖奎指香港本地藝術家現時

亦有更多機會受邀去內地參加藝術活動，令本港水墨藝術視野「放大很多不利。」不過，回歸這20年的變化已經讓林老十分滿足，在此歷史性的大日子，他說，希望在國家經濟發展的福蔭下，香港水墨藝術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！

### 盼未來，香港藝術味更濃

站在回歸20年的起點講未來，林湖奎期待新一屆政府會在藝術領域投放更多資源，逐步建立美術學院培養職業藝術家。「拿嶺南派水墨來講，內地的專業藝術院校會先給學生打下很堅固的素描基礎，這很有利於將來學生的創新變化，香港現在的課徒教育路徑，學生視野收窄，對於未來專業藝術家的養成十分不利。」不過，回歸這20年的變化已經讓林老十分滿足，在此歷史性的大日子，他說，希望在國家經濟發展的福蔭下，香港水墨藝術會有更加美好的明天！